

# 真实历史语境下独特的中国叙事

——评王如长篇小说《撂地儿》 □白庚胜(纳西族)

王如的长篇小说《撂地儿》，既是对杂技艺术家传奇经历的描摹，也是对中国民俗文化的展示和人文关怀的抒写，又是抗日战争背景下中国故事的讲述。

王如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在“生活本身比想象更精彩”的创作理念引导下，所创作的长篇小说、散文、诗歌和童话，无一不是来自生活的真实。他历时7年创作的《撂地儿》，题材和人物都很独特。王如对这一领域的熟悉程度超乎想象，叙事娓娓道来，很多细节随手拈来，在杂技人的人生颠沛中，既描绘出民国时期各个地域的风土人情，又涉及到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总体来看，《撂地儿》充满了独特性、接地性、民俗性，这是作者带给中国文学的喜悦。

一

王如曾经谈过有关开头的话题。在这个碎片化阅读的年代，要是开头拖泥带水，就一定会失去读者。因此《撂地儿》的开头是王如的小福(学名赵凤岐，艺名麻子红，业界称为“东方卓别林”)“撂地儿”的场面。一个年仅7岁的男孩儿，第一次“撂地儿”，就在连镇上演了“踩鸭子”。

“踩鸭子”是苦行术中的一种。苦行术又名酷刑术、苦刑术，包括踩鸭子、别杆子、吞钢刀、吐火球、双风贯耳、钢枪刺喉等，十分残酷。新中国成立后，苦行术被禁止演出，目的就是保护艺人健康。所谓的“踩鸭子”，就是表演者在场心站好，身子往后弯下去，一边双膝跪在地上，一边头顶挂在地上，两手抓住脚腕子，头自然夹在两腿中间，肚子拱起一个弧形。姿势摆好以后，表演者运上劲儿，用肚子托起一个人。这人手拄一根白蜡杆子，随着白蜡杆子一弓一直，双腿也在肚子上一张一弛，劲道儿全在“鸭子”的肚子上，由此唤起观众们的同情，达到讨钱的目的。

按理说，“踩鸭子”的残酷性一目了然，对一个7岁的孩子来说，简直是没有人性的折磨。但凡有点儿办法，哪个父母会忍心让自己的孩子“撂地儿”?从这一点说，我相信“踩鸭子”能够引起观众同情，也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共情。

那么，这样的开头应该可以了吧?不!王如果断地否定了。在和王如交流的时候得知，接下来他冥思苦想，和一些搞评论的师父探讨，终于找到了更好的角度，这才有了现在的开头：

小福一个漂亮的“倒提”，一下点燃了全场的情绪，“倒吃大菜”圆满收场。那喝彩声、口哨声、掌声填满了马戏大棚……小福和小淘谢过观众，在热烈的掌声中，微笑着回到了后海。

“小福，是你吗?”

这生硬的中国话，这熟悉的声音，这独特的语调，使小福的心一颤。难道是先生?不，怎么会呢?小福慢慢转过身来，眼泪哗地流了下来：“先生，卓别林先生，俺不是做梦吧?”

相信卓别林的出场，一定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好奇。在中国杂技的历史上，也就是小福在印度孟买有幸和卓别林同台演出一年有余，这足以引起读者的好奇心：这个小福，怎么就和卓别林同台了呢?由此就有了探究的心理，会一口气读下去。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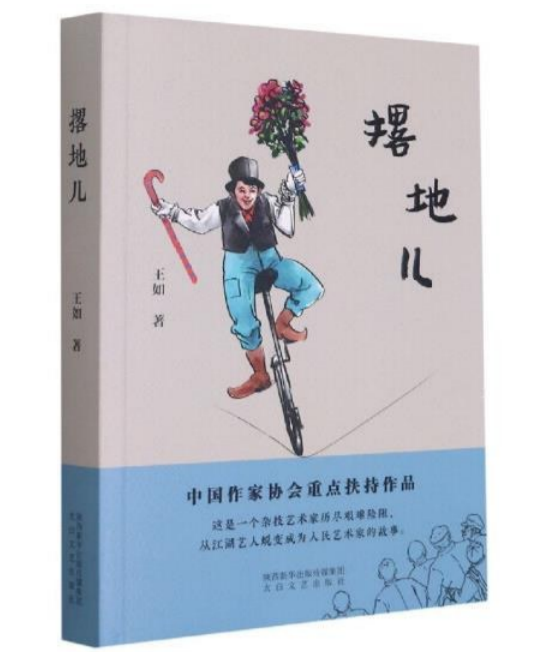
小福从小艺人成长为杂技艺术家麻子红的过程，是一个棍棒相加、非打即骂的过程，也是一个独立自主、东西相融的过程。

1923年的一天早上，年仅7岁的小福被母亲叫醒，在父亲赵保真的呵斥下，跟着叔叔赵保山、赵保有去出“生意”，走上了“撂地儿”的道路。他们从吴桥中庄“起

童话是我们给自己创造的童年梦想，用于弥补我们曾经失去的事物，也是对满目疮痍的大自然的一种修复。孩子们眼中的世界可能是超越成人的，只是我们以大人自居，用一种早已被局限了的思维模式去看待世界，用一种或已扭曲的世界观去理解万物，以至于虽然发现或发明了无数认知世界的公式和理论，却无法解释孩子们内心的世界。

所谓儿童文学，应该是反映儿童内心世界的文学作品，站在孩子的立场上看待世界，用孩子的思维解读世间万物，而不是落入比喻成人化、想象成人化、思维成人化、情节成人化、对话成人化的窠臼。裴郁平的儿童诗歌有其独到的儿童视角，尽管他本人已步入中年，但在面对文学创作时，他的思维总像孩童一样直观而形象，世界在他眼里有如童话，无论多么复杂纷乱的景象，他都可以写得简洁明快、栩栩如生。他对事物或环境的把握恰好处，擅长抓住特点，一笔画下去正中要害，这实际上也是他为人处世的一种风格，说话总是直截了当，一针见血指出事实。

裴郁平始终把自己的创作身份看得很重，尽管他也有成人诗歌创作，但更多时候是在儿童诗歌创作中锻炼自己。他的儿童诗很有情趣和画面感，特别是诗集《梦想在喀纳斯的湖里》，每一首都具有独特的意境，童趣横生。例如《四月的春》：“青果挂满了春的眼睛/催眠了树上的鸟巢/麻雀藏在密密的树叶中/阳光的影子/有了睡觉的想法/孤单的老肥猫爬上树/胖胖的大肚皮贴着树干/看着发抖的树枝/在四月的春天里/把受伤的心/用风来抚平”。4月的喀纳斯未必树上挂果，那应该是5月里的故事，但在诗人眼里，4月已经挂果，而且就像春天的眼睛，他关注的并非是4月这个时节，而是“青果挂满了春的眼睛”这个意象，从而给季节涂上了一层浓重的童话色彩。成人化的诗句里很少会出现“春的眼睛”之类的表述，但作者却用他童真的视线，捕捉到了那个常人难以看到的眼睛。春的眼睛挂在青果上，树上的鸟巢却被催眠，试想这个季节的鸟巢里会有什么?或许是刚刚出壳的雏鸟，或许是正在孵蛋的小鸟，他把小鸟的睡意移植到鸟巢上，让鸟巢具有生命体征，这恰恰是儿童的想象。藏在树叶里的麻雀是快乐的，但他并未写它们的叫声，而是把笔锋转到阳光影子上，让光有了睡觉的想法，与前文所写的催眠相吻合。作者又把一只肥猫放



早”，经过连镇、天津，一路来到上海。无论走到哪儿，只要是“撂地儿”，小福就得上演“踩鸭子”“别杆子”，忍受非同一般的折磨。上海的城隍庙前游人如织，赵保山决定在这儿“撂地儿”，小福的“踩鸭子”一上演，铜钱就叮叮当当扔进场地上。赵保山心里暗暗高兴，可是几个大汉分开观众，不由分说地闯了进来，抢了他们的收入。上海待不下去了。

这期间，小福的想法从不想离家转变为挣钱养家，在赵保山想闯南洋的时候，他跟着上了闯南洋的船。在船上，一边头的船长跟小福聊人生、聊艺术、聊吃苦、聊坚持，这对小福艺术生涯的走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以后，无论是在新加坡、印尼还是菲律宾，小福都把练功和演出视为一种自觉。他的演技和声誉在印度艺人中流传，从而被邀请到孟买，同杂耍班子一起加盟印度大戏团，并和卓别林相识。

小福是一个执著的艺人，也是一个有想法的艺人。他发现卓别林的滑稽表演幽默诙谐、趣味横生，便产生了拜师的想法。他一趟趟去找卓别林，学卓别林挂文明棍、八字脚走路，得到了卓别林的赏识。从此小福拜卓别林为师，跟卓别林学习滑稽，并有意探索把杂耍和滑稽相融，并以“艺术不仅仅是模仿，一定是身体所有部位的和谐统一”为标准，精心打磨动作、服饰、表情和语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滑稽跳舞》《晃板》《车技》《钢丝单车》等融贯东西、独具特色的节目，完成了一个小艺人到杂技艺术家的蜕变。

三

一个人的生活和成长，是离不开社会大环境的。在小福的记忆里，他没有吃过一顿饱饭，而更为深刻的记忆，要么是1919年运河决堤，全县大部分土地被淹，要么是1920年大旱，成千上万的人逃荒东北，再就是1921年鼠疫，许多人失去了生命。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人不惜拿小孩子的命去赌钱，为的就是有一口饭吃。也许正因如此，一直在外面“做大事儿”的二哥赵凤瑞，听到小福要出“生意”，立刻赶回家里进行阻止，不料竟挨了爹的一耳光。赵凤瑞大声喊道：“莫先生说啦，让未成年的孩子出生意，靠苦行术换取银钱，就是出卖孩子的肉体!”莫先生就是共产党员莫子镇，他一直在吴桥搞农民运动，为农民解放而奔波。赵凤瑞受他影响，14岁就参加了革命。

小福还是走了。为了“解放”小福，赵凤瑞一路追

赶，但小福还是上了去南洋的船。赵凤瑞又回到吴桥参加各项革命活动。小福从英国回来，赵凤瑞又开始规劝他参加抗日，为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而斗争。可是，一心想成为杂技艺术家的小福，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搞杂技的，侵略者又能拿自己如何?之后小福又去“撂地儿”，在朝鲜加入了木下马戏团，一边演出一边迁移，并在东京安营扎寨，加入“蒲田曲马团”，与花子相爱。

1935年年末，小福接到来自吴桥的一封信和娘的一缕头发，信上只写了八个字：“中日战争，娘盼儿归。”小福思乡心切，告别花子回到娘的身边。让小福难以置信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利用小福的爱情，派间谍带花子来到吴桥，暗杀抗日志士，这让小福如梦初醒，深深感到个人命运是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的。

由此，小福完成了思想上的转变。他主动帮助党组织抓住花子，并把她交给党组织进行改造，在马步青的军营救出了红五军报务员宋本亮。从此，家国命运和责任担当就像一粒种子，在小福或者说麻子红的心里滋长。

后来，麻子红在解放贵阳时，参与迎接解放军进城的行动；在新中国成立后与马三立一起，随团去朝鲜战争前线，慰问浴血奋战的志愿军；在新中国成立五周年的时候，进京参加庆祝活动；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边疆杂技事业的发展。麻子红成了一位具有家国情怀的艺术家，一位被称为“东方卓别林”的艺术家。

四

人最无法割舍的就是“情”，包括亲情、友情、爱情，麻子红也不例外。当年他离开爹娘时一步三回头，那是幼小的他离不开爹娘；后来他决心挣钱养家，让爹娘过上好日子，挣钱养家成为一种夙愿，一刻也没有懈怠过。怎奈理想很饱满，现实很骨感，从小福到麻子红，他在艺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功，生活上却是令人揪心的。他一路“撂地儿”，一路牵挂亲人、拼命攒钱，可是像在城隍庙被抢的事儿在他身上屡屡发生。

麻子红跟随齐冀生的“光技大棚”西征，赚了不少钱，盘算着为爹娘做点啥，却在三原被县太爷给讹了，一夜回到“解放前”。接下来“光技大棚”继续“撂地儿”，一直到新疆才往回返，不料在白龙江上，他们搭乘的船触礁沉没，几十号人全部掉进江里，麻子红幸得生还，但攒下的100多块大洋不见了踪影。身无分文的麻子红，自觉没脸见爹娘，便继续闯荡天下。后来他得到万能脚的帮助，在成都恢复了元气，又想起家乡的爹娘，决定回去陪陪爹娘，却在途中再次被人盯上，钱财一夜之间不翼而飞。没办法，麻子红只好留在张玉宝的“中国魔术团”里，直到勾交赵庆林找到他，并为他介绍了一门亲事，他便匆匆赶到什加，与韩凤武结为夫妻。婚后的生活是平淡的，但麻子红对爹娘的思念，始终萦绕在他心头。

麻子红继续自己的演艺生涯，积攒他的心愿，只等有朝一日回到吴桥，好生孝敬爹娘。谁料一把大火烧得他一无所有，只好带着韩凤武和出生不久的女儿，重新开启流浪生涯，在成都青羊官“撂地儿”。好不容易又有点起色，竟然被一个流氓局长算计了……

麻子红在思念爹娘的痛苦中，在社会乱象的吞噬中，经受着情感上的折磨、考验和转变，同时也印证了一条真理：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就连人生最简单的情感上的愿望，也是很难实现的。

我们在王如的引领下，不知不觉地穿越到过去，穿越到那个积贫积弱、民不聊生、外敌入侵、变化纷繁，人民饱受艰难困苦却又努力奋进的时代。作家精细描摹这一时代，通过塑造麻子红、赵保山、齐冀生、赵凤瑞、莫子镇、马步青等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形象，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恢弘画卷。



进意境里，在猫的眼里，树叶在发抖。他不写风，而是说发抖，感知方式不同，也创造了不同的意象。在孩子眼里，那不是自然现象，而是有经由他们的想象刻画出来的因果关系，作者巧妙地把握住了这种心理，才有了后面的“把受伤的心/用风来抚平”。

在《梦想在喀纳斯的湖里》这首诗中，诗人把“夜色”比喻成“城堡”，夜色本身难以捉摸，但作者具象描写了它的存在。“梦在城墙上夜游/观鱼亭里/站着一只白狐狸/它闻到了/梦里飘来的呼吸声。”作者引出“鱼”的概念，并进一步把喀纳斯特有的大红鱼引出来，展现出一幅童话世界的画面：“湖水里游来了一条大红鱼/水面泛起红色水雾/白狐狸吃惊地看着月亮的脸/抱着大尾巴/逃出了秋梦/白狐狸真想睡在星星上/梦想在喀纳斯的湖里/和水里的浪花们合个影”。这是一组美妙的组合，思维的跳跃契合了孩子们的思维方式。童话的作用并非只是单纯地给孩子们讲故事，更是要通过童话给孩子们展现一个更为广阔的认知空间，告诉他们思维模式可以是多样的，但同时也要符合基本规律和逻辑。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无边无际地去思考很多问题，但前提是必须要有这种思考能力。在我看来，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具备超凡的想象力，同时要有很好的空间物理学概念，才能更好地发挥想象力，让想象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回馈。

喀纳斯湖地处山林腹地，湖水平静而圣洁，有关它的传说铺天盖地，它却任凭形形色色的游客摆布，只是露出波纹和酒窝，淡淡地笑过四季春秋，流露出深沉与神秘。裴郁平捕捉到了这些特质，很任性地写道：“春风吹过来了/晨曦把睡梦推了推/一翻身，我就来到了/绿色的草原”。这是他《草原》一诗的开篇。春风是诱因，冬天的梦被唤醒，忽如一道温暖的晨曦，漫长的梦就此结束，他的思绪就像初生的婴儿降临在草原上。引出草原并非有意，而是在新疆，类似于喀纳斯这样的草原地带，随便一处的山花烂漫就能让你醉

如神仙，到了那里，思维的缰绳就未必在你手上了。

他在《喀纳斯的春天里》这样写道：“枯萎的草原/在泪水中却笑出了声音/春风听到后/一阵一阵用力/把乱跑的泪水和春雨/一起赶进了喀纳斯湖里”。极富创意的诗句，增添了诗的意境。因为春天的到来，泪水和春雨都被收到了喀纳斯湖里。裴郁平儿童诗歌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拟人化的表述方式和跳跃性思维结合得十分巧妙，而且从不牵强，任何物象的联系都显得自然灵动，例如：“星星在天上睡不着/看着草原上宁静的夜晚/想问问正在酣睡的爷爷/能否来家里和我做个伴/梦想抱着星星不松手/牧羊犬的一阵狂叫/让梦躲进了花瓣里”。星星在天上睡不着，这是典型的拟人，紧接着是一次跳跃，想让失眠的星星与“我”做伴，起伏感很强，有一种天地呼应的感觉。

借助童话故事，作者写出了大自然的奇美。作者笔下的所有描写都是在梦幻的意境中进行，就像一个孩子周末去了游乐园，在快乐中度过一天。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可以和动物物亲密接触，从而亲近自然，把自然的意象巧妙植入到儿童特有的夸张跳跃思维中。“天上的星星/看见湖水里漂着无数/小红鱼吹起的泡泡/小星星都想离开冷清的夜空/先把自己的影子扔进湖水里”。上述诗句同样是思绪的跳跃，从天到地，由地到天，相呼应，小星星和小红鱼之间相互律动。从视觉上看，天地都是大的静物，而星星和红色是运动的，彼此在自己的世界里闪烁，无拘无束、充满新意。

儿童诗要求创作者有一颗儿童般的、具有强大幻想力的心灵，看似简单，但实际创作起来并不容易，关键在于悟性。裴郁平的文学创作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很大关系，他的成长经历为他日后的儿童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无论是待人接物还是诗歌创作，他都保持着一颗平静的心，既善待他人、给人以轻松开朗之感，同时又容不得半点虚假。与他交往只需坦诚，就像读他的儿童诗，也需要一颗坦诚的心。

2018年10月16日，第38个世界粮食日，袁隆平水稻院士专家工作站落户内蒙古兴安盟，88岁高龄的袁隆平亲到现场，坐轮椅出席揭牌仪式。2020年，袁隆平在三亚提出“袁梦计划”，表示未来3年将在兴安盟合作开发耐盐碱地水稻种植二十万亩，向全国推广到一亿亩，把寸草不生的盐碱地改良成高产米粮川。2021年5月22日，袁隆平在长沙逝世，小儿子袁定阳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北上内蒙，在兴安盟发布“袁梦计划2.0”，表示将继续父亲遗志，实现袁隆平的生前规划。今年5月18日，袁隆平逝世一周年之际，“袁梦兴安·稻香未来”袁隆平院士蜡像揭幕暨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兴安盟分中心揭牌仪式举行，袁定阳宣布启动“袁梦计划3.0”，提出努力把兴安盟打造成为北方粳稻、旱作水稻、耐盐碱水稻种植生产基地和关键技术输出基地，走出一条北疆盐碱地生态治理的新“稻”路。

这是兴安盟与袁隆平父子的不解之缘，也是兴安盟与中国农业科技发展的不解之缘。以袁隆平父子为代表的科研工作者们艰苦奋斗，南繁北育，发展稻作，使中国农业挺起了脊梁，使中国人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兴安盟水稻产业的兴衰起伏，也是中国乡土社会发展变迁的缩影。

内蒙古作家赵艳正是在看到袁隆平出席揭牌仪式的视频之后，萌生了写作的冲动。“小时候通过书本了解到了袁老的事迹，没想到我的家乡也会和袁老有交集。当我知道袁老是带病出席揭牌仪式的时候，内心一下就被震撼了。”出身农家的赵艳对土地有极深的感情，她感慨万千地说：“袁老在兴安盟建工作站，是给兴安盟人民送来了一份‘大礼’，我也要回赠袁老一份礼物。”为完成这份礼物，赵艳历时3年多时间，深入田间地头采访当地农民和工作站的科研人员，远赴海南了解“袁梦计划”的相关情况，花费大量心血，创作出《袁隆平与兴安大米》一书，细致记录下袁老与兴安盟的点点滴滴。该书于2021年12月由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袁定阳在审读过后表示：“这是兴安盟对于我父亲的祭奠和深切怀念，也代表了兴安人民的深切情意。”

5月28日，《袁隆平与兴安大米》研讨会在北京、呼和浩特两地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出席并致辞。会议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远方出版社主办。

## 献给科研人员的一部大书

袁隆平可以说是全书中最为关键的灵魂人物，他与团队的科研人员南繁北育，发展稻作，使中国农业挺直了脊梁，使中国人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徐剑将这本书比作“午夜里的一朵花”，这朵花采摘自兴安盟的稻田之中，是献给袁老的珍贵礼物。一位已经走向天国的老人 and 一位兴安盟的女儿，因为一株水稻、一粒种子，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让人在感动之余满怀敬意。

内蒙古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满全从地方如何进入公共话语领域、群体如何进入文学叙述场域、乡村如何通往世界这三个角度，详细解读了该书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认为作品对自然优美风光的描写让都市人向往，对淳朴简约民风的描写让公众向往，对和谐向上、积极向善的精神的描写让世界向往。

袁隆生前曾说过自己有三个梦想，一是水稻亩产超过1000公斤，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二是让杂交水稻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为解决人类饥荒做出贡献；三是希望在我国盐碱地上种出高产水稻。“本书展示的，正是袁隆平院士第三个梦想的实现过程。”内蒙古作协报告文学专委会主任布仁巴雅尔评价说，这是一部事关“国之大者”、民生之本的力作，积极探寻了袁隆平的人生世界、科学世界和精神世界，读者应当从袁隆平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技创新、世界粮食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中汲取前进的精神力量。

远方出版社社长苏那嘎在介绍该书的出版情况时说到，希望这部作品能够让更多读者看到袁隆平院士及其专家工作站敢于负责、勇于担当、知重负重、攻坚克难，在盐碱地上种出优质高产水稻的事迹，看到新时代党员干部楷模的鲜明形象，让更多读者领悟到科技的力量、团结的力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刻理解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的深刻内涵。

## 一首新时代新生活的交响曲

《袁隆平与兴安大米》不仅具有明确的主题性、思想性，而且具有很强的文学性。

李一鸣总结了该书的三个特点。一是“大问题”，即瞄准的是事关国计民生、事关国家持续发展、事关全人类未来前景的大问题；二是“广视野”，这部作品有点、有线、有面、有体，既有对历史的回顾、对现实的观照，也有对未来的畅想；三是“在场性”，作者在调研、采访、写作的过程中，不仅做到了“身入”，而且真正做到了“心入”和“情入”。

叶梅认为该书展示了中国精神的薪火相传，袁隆平身后是一批又一批热爱土地、前赴后继的优秀农研人，他们象征着充满希望的未来。赵艳的书写接地气、动真情，她将自己的情感完全融入到了这部由大地生发的优秀作品之中，很多情节和细节十分感人，耐人寻味。作者的写作从生活中来，从祖祖辈辈积累的智慧中来，拥有十分高度和世界视野，显得厚重而意蕴深远。

“本书是在为兴安人民的奋斗写实立传，因为真实，所以更具力量。”在彭学明看来，《袁隆平与兴安大米》用舒缓的曲调，浅吟低唱了一首民族团结的颂歌，各民族在脱贫攻坚过程中相互取暖、相互鼓劲、携手共进、共同富裕，从中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缩影，感受到了各民族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同心共筑中国梦，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民族团结力量。

程绍武认为：“这本书不仅讴歌了袁隆平院士，而且讴歌了院士团队的科研精神和奉献精神，读后让人非常感动，并且备受鼓舞。”

李晓东认为“五个歌”来评价该书，分别是科技兴农的颂歌、民族团结的赞歌、脱贫攻坚的壮歌、新发展理念的凯歌、粮食安全的弦歌。作品多角度、多层次、大跨度地书写了发生在兴安大地上的故事，演奏了一首优秀的时代交响曲。

袁隆平院士虽已离开，但他追求真理、追求科学的精神，将被一代代科研人传承下去。张锦贻谈到，作品不仅表现了袁隆平在水稻研究中的出色创造和重大突破，还描写了袁隆平团队老中青三代科学家的远见卓识，表现了中国农业战线上广大干部、农民、草场牧民的观念进步、自强不息。

刘大先认为，该书的写作综合了多个时代主题，将脱贫攻坚、和谐生态、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等主题统一到在盐碱地上种植水稻和乡村振兴的主题上来，从而加强了作品叙述对象的时代性和代表性，让兴安的水稻故事真正成为中国三农在新时期背景下升级换代的一个缩影。

“水稻专家们南繁北育，像候鸟一样随着季节迁徙，既要科研攻关，又要下地劳作，比农民还要辛苦。”作者赵艳亲眼见证了袁隆平及工作站成员在兴安盟创造的绿色奇迹，目睹了农牧民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富足，重新审视了这片土地的历史沿革和现实发展。“能把袁老他们的事迹写下来，记录兴安盟的发展变化，是我作为一名作家的自豪。”

报告文学《袁隆平与兴安大米》：  
书写农业新变  
致敬科研英雄

□罗建森

